

后来 我不会 怎样^上

浩瀚 著

徐然只想独立强大起来，光明正大地站在阳光下
爱情，徐然从来没想到过

浩瀚著
HAOHAN WORKS ①

后来 我会 怎样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来我们会怎样 : 全2册 / 浩瀚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6. 6

ISBN 978-7-5552-3799-0

I. ①后… II. ①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9119号

书 名 后来我们会怎样

著 者 浩 瀚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 李金旺

选题策划 时 瑜

封面设计 樱 瑄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8

字 数 468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799-0

定 价 59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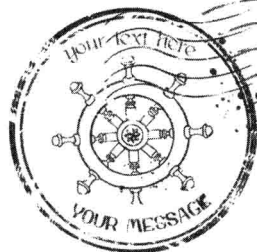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 [上]

C O N T E N T S

- 第 一 章 泥沼 /1
- 第 二 章 挣扎 /19
- 第 三 章 蜕变 /37
- 第 四 章 风波 /71
- 第 五 章 沈从安 /107
- 第 六 章 沈从安得不到的人 /152
- 第 七 章 转变 /192
- 第 八 章 动心 /223
- 第 九 章 假戏 /252
- 第 十 章 真做 /278

后来
我会
怎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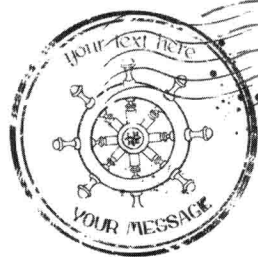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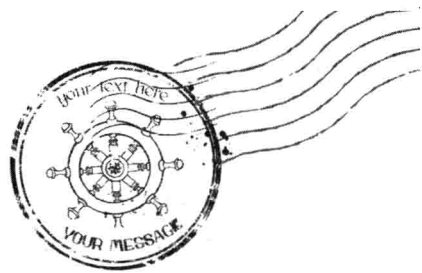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 [下]

C O N T E N T S

- 第十一章 危机 /301
- 第十二章 转圜 /328
- 第十三章 绑架 /357
- 第十四章 有情 /389
- 第十五章 坚持 /420
- 第十六章 梦想 /452
- 第十七章 艰难 /507
- 第十八章 爱情 /541
- 第十九章 结婚 /573
- 番外一 婚礼 /587
- 番外二 元宵节风波 /592
- 番外三 夫妻日常 /599

后来
我会
怎样





第一章 泥沼

不能得罪的人就离得远一点。

灯红酒绿，歌舞升平的娱乐会所，一派醉生梦死。

这位叫李总的肥猪已经掐了徐然好几把，她腾地站了起来。

包厢里其他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，徐然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
迅速弯腰倒酒，得罪不起啊，徐然靠近死胖子附耳柔声道：“李总，我有些不太舒服，去趟洗手间，很快就回来陪您。”

李总拍了把徐然的腿，语气意味深长：“快去快回。”

别人的眼睛是眼，这位李总的眼睛就是一道缝，笑起来特别猥琐。徐然再不出去脸上的笑都要挂不住了，她怕当面吐出来。

“一定。”

徐然走出包厢，手还放在门上，喧哗吵闹的声音被隔绝，瞬间清静。

闭上眼深吸一口气，她忍不住骂了一句：“死变态。”

她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取出一支衔在嘴唇上点燃深深吸了一口，打火机扔回包里快步往远处走。还没找到出口电话就响了起来，徐然恨得牙痒痒，从包里掏出手机看看来电显示，立刻声音柔成了一摊水，接通：“哥——”

“陪不好李总叫爷也没用。”

徐然吐出烟雾，沉默了一会儿道：“我真的做不到——”

秦宣暴躁的声音顿时就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：“做不到也得做，你敢放李总鸽子试试！”

徐然立刻把手机拿到一边，也不想忍了，眯了眯眼睛：“我是模特，不是小姐，

秦总，这个人有毛病啊，要不你安排别人过来。”

“敢挂电话你——”

徐然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模特啊！听上去多么光鲜靓丽的职业。

她靠在墙上抽完一支烟，把烟头扔进垃圾桶里，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快步往外面走。

老娘不伺候了，王八蛋！

会所很大，徐然进来的时候是由服务员带路，现在走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找到出口，更没见到一个服务生。电话铃再次响起，徐然烦躁得很，看都没看来电拿起来接通：“我伺候不了——”

“姐？”

带着浓重口音的声音传入耳朵，徐然挥在空中的手停顿，脑袋里嗡的一声，所有的情绪硬生生刹住：“小琦？”

“姐，你猜我在什么地方？”

徐然把手机拿到眼前，来电显示是徐琦，她平复情绪：“大半夜的打电话有什么事？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她说着继续往前面走，走廊快到尽头了，该死，一路过来没有任何标识。

“我在火车上，意外吧？姐，我来找你了。”

徐然一愣，有些蒙：“你来B市？”

“是啊，我成绩不好，肯定考不上大学，与其耗时间不如提前进入社会。大概明天早上八点我到B市，你来接我。”

徐然要推门的动作一顿，随即提高了声音：“你不读书了？”

“大惊小怪什么？我好多同学没读高中就出去打工了。”

徐然闷得胸口疼：“你是他们吗？人家去死你怎么不去？你以为外面好混的？不读书你是打算去要饭？”

徐然气不打一处来，她的弟弟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典型代表。

“你没读高中不是也没要饭？现在还混出名堂来了。”

徐然推开了门：“什么名堂，我现在——”

她手里握着电话，看着面前的一幕，干巴巴地咽了下口水。

大概……也许……可能，她走错地方了。

电话里徐琦还在犟嘴：“你赚得不比那些大学毕业的人少。我反正已经不读书了，爹妈都支持我这个决定，你明天早上去车站接我，我第一次来B市。”

徐然转身就走。

“站住。”身后响起男人的声音。

徐然抿了抿嘴唇，按断电话转头看过去，连忙笑着赔礼：“抱歉，我走错地方打

扰了。”

“不管你是哪个房间的，进了这道门，就是这个房间的人。”

“我不是——”徐然立刻就明白过来，她被误当成了小姐。

“关门，过来。”

包厢很大，装修的风格沉重古朴，色调暗沉。

徐然有些紧张，地上还有两个女人，看穿衣打扮应该是会所的小姐，只不过此时都鼻青脸肿模样难看。依靠在主座男人身边的是最近大红的演员刘娇，在荧屏上演绎着清纯玉女的刘娇，肉露得有点多啊，这照片若是传出去，就是头条新闻。

房间里支着牌桌，三缺一。

“我不是会所的工作人员，抱歉，我走错了，马上就走。”

在座几个人看着面目不善，在B市待了四年，她也得出个规律，不能得罪的人就离得远一点。

“会打牌吗？”刚刚说话的男人再次开口，他嘴唇上还叼着烟，眯着眸子打量徐然：“甭废话，会就过来玩两把。”

“会……”恐怕是不能善了了，徐然咽了下口水。

“好，会就过来坐下。”

徐然没动，变态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变态有权势。

男人笑了，盯着她：“不动是什么意思？今儿都和我对着干了？”

她打扮得和会所小姐差不多，能是什么高贵的人？

徐然拼命转动脑筋，她也是见过世面的，这个男人浑身上下就写着四个字：老子有钱。

牌桌上放的是麻将，三个大男人，徐然在衡量自己跑出去的概率有多大。怎么算，都没有赢面。

徐然走过去，抿了抿嘴唇：“可我没钱。”

“输了算沈哥的，让他放我鸽子。哼，过来，赢了钱你拿走。”

从徐然懂事起就有无数的人对她说，人要识时务，千万不要拎不清自己的斤两。见风使舵，不行就跑，跑不掉就硬着头皮上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活着才重要。

徐然小心翼翼坐到座位上，看了看对面几个人。

刚刚说话的那个看起来年纪不大，二十来岁，脾气很大，摸着麻将牌就骂骂咧咧：“我看这家会所是不想开下去了。”

“那么大火气。”坐在徐然右首边的男人穿着浅色的衬衣，五官俊秀，气质儒雅：“你每次过来都把会所的姑娘折腾一遍，谁上赶着找死。”

徐然头皮发麻。

“愣什么？抓牌啊，木头似的。”

徐然连忙抓牌，刚码好，就响起了敲门声。片刻后，会所的经理带着几个姑娘过来，一看到地上的场景连忙让人把姑娘带走。

“刘少，会所里会打牌的人不多，耽误——”

“滚。”刘臻挥手，扔出一张牌。

经理还想说什么，为首的男人笑道：“让你滚就滚，别那么多废话，刘少今天吃炸药了。”

“你会不会打牌？”刘臻看对面的徐然拿着一张牌左看右看半天不出，皱眉就要骂。

徐然把牌推翻，谨慎地打量刘臻：“……能和牌吗？”

徐然运气好得没话说，上来就赢了。

刘臻气得够呛，骂道：“都进来叽叽歪歪什么，让你们滚就滚，坏了老子的运气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经理忙不迭点头哈腰连忙就走。

接下来几局，徐然打得平平，好运气不能总眷顾着她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刘臻开口。

徐然在整牌，误以为他在和别人说话，就没有抬头。

下一瞬间，一个硬物朝着徐然的脸就飞了过来。徐然想躲已经晚了，只是偏了下头，砰的一声，徐然被砸得一晕差点滚到椅子下面。她抓着桌子坐稳，抿了抿嘴唇。

刘臻一个大老爷们，力气也大，麻将牌的材质也硬，徐然好半天才回过神，抬起头看着刘臻，半晌有温热的黏腻顺着她的额头往下流，徐然吸了吸鼻子，抬手擦了一把，满手鲜红。

血很多，她又擦了一把，从包里取出烟点燃一支深深吸了一口。脑袋稍微清醒了一点，她把手上的血揩在衣服上，笑：“我叫徐然。”

刘臻沉默着看她，徐然把自己的牌面推倒：“我开暗杠。”她摸了杠底，拿到手中一看，乐了，拍在桌子上：“杠上开花。”

所有人都把视线落了过来，徐然眯着眼睛看了一圈：“记得给钱啊。”身体一软顺着椅子就滑到桌子下面去了。

徐然再次醒来窗外大亮，她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，片刻后所有的记忆一齐涌入大脑。她连忙坐起来，起得太急，又摔了回去。

“我说你这个病人，你做什么呢？脑袋都砸成这样了还不安生？”

徐然有些恶心，头晕目眩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市医院。你当这是演电视呢，还搞失忆？”

徐然不想废话，在身上摸了一遍，视线扫到床头的包，连忙拿过来从里面翻出手

机。电量只剩下百分之二，五十多个未接来电，刚要打回去，手机就提示自动关机。

徐然嘴角抽了抽，翻身爬起来就往外面走。

护士没拦住，叫道：“你这情况得住院！跑什么？”

住个什么院啊，徐然身上就剩五千块，房租一个月三千块，两千块钱够住院吗？住一天都不够！

北方的十月，穿裙子和裸奔差不多。迎着北风结结实实打了个喷嚏，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好不容易拦到一辆出租车，徐然坐上去捂着胳膊哆嗦：“西苑小区。”

徐然实在不敢穿露大腿的衣服去接徐琦，别人以为她的工作多么光鲜亮丽呢，谁知道其中的齜齜。父母要是知道她在外面做这一行，恐怕要打死她。

到了小区，徐然急急往家里走，现在快上午十点了，徐琦到了两个多小时了吧。

他还小着呢，第一次来大城市。

钥匙还没插进去，门就从里面打开了。徐然抬头就看到合租的男人，他上下打量了眼徐然，目光赤裸裸：“下班了？”

徐然不想和他多说什么，如果不是房子难找，她早搬家了。点点头，她侧开让路，男人也不走，就盯着她看，徐然皱眉：“你能让让吗——”

男人的女朋友从房间出来，看过来：“哎呀，徐小姐回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男人悻悻地让开了路，徐然进去房间甩上了卧室门。

“好看吗？还看！”

“好看什么啊，谁看她呢，那么浪。”男人哄女朋友，“谁也没有你好看。”

隔着门板他们的声音隐隐约约传进来，徐然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妆有些花，头上绑着纱布，裙子上都是血，露出来的长腿上面青青紫紫的掐痕。

许久，徐然拉开门冲外面吼道：“你才浪！”

客厅空无一人，墙上的钟有节奏地走着，徐然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，指甲缝里还有血痂，她特别想笑，就笑出了声，抬手抹了一把脸。

去他大爷的！

等攒够钱就在B市买一套房子，她就有自己的家了。

上午十一点，徐然才在火车站接到徐琦。

“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就不怕我有个三长两短？你心真大。”徐琦抱怨着把行李箱塞给徐然，“我饿了，早上到现在我就吃了个汉堡。”

“我就喝了两口空气！”徐然拦了一辆出租车把行李箱塞进去，转头徐琦已经坐到了车上。徐然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，坐上车后问徐琦：“想吃什么？”

“火锅。”

徐然脑袋被砸成这样，吃什么火锅！

徐然带他在小区附近的小饭馆吃饭，徐琦念叨着：“姐，你说我千里迢迢过来，你就请我吃这些东西啊？真是亲姐哎，世风日下。”

徐然忍无可忍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：“爱吃不吃，明天我给你买车票你滚回去。”

“我要在这里工作，我要在B市开展我的事业！”

徐琦的声音很大，引起众人围观，徐然踹了他一脚：“不知天高地厚，闭嘴吧。”

十七岁从老家买了张车票，坐了三十七个小时到这座城市的时候，她也是这么想的。海阔天空一路蓝，各种美好，可打拼四年，现在徐然的目标只剩一个，活着赚钱。

“中份大盘鸡，加一份面，再要两瓶矿泉水。”徐然把菜单还给店主。

徐琦打断她，操着浓浓家乡味的普通话道：“我不要矿泉水，我要雪碧。”

徐然叹一口气：“老板，一瓶矿泉水换成雪碧。”

她看向远处，秦宣没有给她打电话，昨天她喝了点酒脾气上来就有些管不住自己。如果秦宣不管她，她还怎么在B市混下去？得去给秦宣赔罪，想想徐然都有些不想活了。

她也算是年少成名。

当初央视做了一档教育节目《交换人生》，当时她才读初二，懵懵懂懂就落到了镜头里面，大西北到处都是红扑扑的小脸蛋，对比之下，她白生生的脸就脱颖而出了。

因此也小火了一把，家里的三间窝棚改成了红砖房子，徐然的心就飘了。谁知道后面的路会那么难走，徐然这几年膝盖都脆烂了，也没能走出来。

大盘鸡上来，徐然心情有些烦躁，想抽烟，摸了摸烟盒还是放了回去，她喝完一瓶冰凉的水：“玩几天就回去，外面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你还小，现在读书还能跟得上。”

“反正我不回去。”徐琦挑走鸡肉。他和徐然长得非常像，干净俊秀。

徐然等店家把面倒进盘子里，吃了两口面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

“我自己选择的路，无论未来如何，我都不会后悔。”徐琦拍了拍自己的胸膛，说道，“姐，你别小看我。”

徐然皱眉不想看他：“摔几个跟头就知道了，我现在说再多都是废话。”

吃完饭徐然把徐琦带回去，她是一心一意想把徐琦给送回去：“你先住在我这里，客厅有电视要看就去看，隔壁是别人的房间。”

“嗯嗯，我知道了。”徐琦躺到床上，踢掉鞋子道，“坐着睡得腰酸背痛，你要工作就去吧，我睡一觉。”

“家里的东西不要乱动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隔壁那家人不用和他们多说话，晚一会儿我回来带你去吃饭。”

“知道了知道了，你赶快走吧。”

徐然真不想去公司，犹豫再三硬着头皮去找秦宣。在路上徐然把自己整得更惨了一点，裹着厚外套，病恹恹地出了电梯。

迎面就碰到同签约的刘慧，她打量徐然，笑道：“你怎么折腾成了这个模样？越来越惨啊。”

徐然知道她是来看自己笑话的，让她笑吧，点头：“惨啊，生不如死，去找秦总领骂了，有时间再聊。”

刘慧翘起一边嘴角露出个轻蔑的笑：“真想帮帮你，看你这可怜样，我就忍不住心疼，我这人心软。”

“回头我一定会去求你帮忙的，刘慧姐。”徐然和她擦身而过，摆摆手，“回头见。”

她又接连打了两个喷嚏，恐怕是真的要感冒了。

还没到秦宣的办公室就听到了里面的骂声，徐然有些不敢进了，缩着脖子打算折回去。门突然打开，秦宣大步走了出来，立刻就锁定了目标，怒气冲冲：“徐然，你还敢来公司？”

徐然吓得脊背上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只一顿，随后就哭了起来：“哥——”

“滚蛋！”秦宣冷声道，“你打哪来就滚哪去，昨天得罪李总很长能耐啊，你知道公司损失了多少吗？”他手指都快戳到了徐然的脑门上，咄咄逼人：“别让我看见你，不然我想杀人。”

“我被绑架了！”徐然大哭，去拉秦宣的袖子被他甩开，徐然锲而不舍：“秦总，你看我这脑门，要不是我命大今天就见不着你了。”

“被绑架是吗？去找警察。”秦宣指着门口，“滚！”

整个公司的人都探头看过来，秦宣深吸口气，看徐然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忍不住踢了她一脚：“滚办公室去，一会儿收拾你。”转头对看热闹的人吼道：“都看什么看？不工作了滚蛋！”

徐然见好就收，连忙进了办公室，秦宣能这么说，代表事情有转机。

想想昨天发生的事，徐然脑袋都跟着疼了起来，真倒霉啊。

秦宣去外面骂人了，徐然吹着暖气昏昏欲睡。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徐然连忙从包里翻出手机，陌生号，接不接？徐然转了下眸子接通：“你好。”

“徐小姐。”

陌生的男人声音，不认识。徐然拿着电话又看了眼号码，小心翼翼开口：“您是？”

“昨天一起打牌的，刚刚去医院看你，你已经出院了。”

听说话语气大概是那个斯文的男人，徐然连忙道：“谢谢。”

“昨天刘总脾气有点坏，本来要给你补偿——”

“我不太喜欢医院的环境——就回家养伤了。”徐然连忙改口，本来也没她什么事，被硬拉到牌桌上还被打，他是要给自己钱吗？

“我在你们公司楼下，下来。”

徐然迅速打开包从里面翻出钱包，里面的名片没有了，难怪他会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。

门被推开，秦宣已大步走进来，徐然立刻哭丧了脸，压着声音对电话那头的男人说道：“麻烦您等五分钟，我下去。”

“等谁？”秦宣冷冰冰的目光扫过来。

徐然连忙挂断了电话，哽咽：“哥——”

“少废话，做出这副鬼样子给谁看？”秦宣拉开椅子坐下，指了指面前的位置，“坐。”

徐然垂着头认错：“哥，我以后不敢了，昨天喝得有点多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尾巴翘天上去了。”

秦宣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不上天呢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这模样这身段，要是多点脑子也不可能混了这么多年还一无所有。昨天那么好的机会，能说我不照顾你？你倒好，半路跑了。”

徐然点头如捣蒜：“我错了。”

秦宣骂了一会儿也觉得没意思，道：“你没学历没后台，想在这座城市混下去你凭什么？模特就是吃青春饭，你现在赚不到钱，等年龄再大点做什么？你明白吗？清高一文不值。被摸摸能有多难受？”

秦宣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他瞪了徐然一眼：“好好反思反思。”说完拿起电话：“我是秦宣。”

徐然打量秦宣的表情，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，秦宣疑惑地看了徐然一眼，说道：“你确定是冯总？”

“好，我马上去。”

秦宣挂了电话，整理了下自己的衣服，对徐然说道：“别哭丧着脸了，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”

徐然不知道他吃错了什么药，怎么接了一个电话就对自己好起来，心里仍是忐忑，跟着秦宣往外面走。

出了办公室，秦宣才想起一件事：“你说你那脑袋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昨天——”徐然要解释，抬头就看到不远处的会客室有个熟悉的身影，立刻闭上了嘴，“回头再和你解释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。”

秦宣瞥了她一眼：“你不能长话短说？”

“短不了。”徐然总不能说自己为了躲李总，结果躲到了狼窝里吧。

秦宣看到冯泽连忙上前谦恭地弯腰伸手：“冯总？您怎么会光临我们这公司？是有什么事？”

冯泽和他握了手，快速松开，掏出手帕细致地擦手，才抬头看向徐然：“徐小姐，我没有等人的习惯，就上来找你了，不介意吧？”

徐然连忙摇头，秦宣那种势利眼都对他如此恭敬，肯定是得罪不起的人。

“你们认识？”秦宣看了眼徐然。

“昨天偶然碰到。”冯泽把擦过手的手帕扔进了垃圾桶，笑道：“现在忙吗？”

徐然立刻看向秦宣。秦宣脸色有些不好看，可他绝对得罪不起冯泽，赔笑着说道：“你们谈。”

冯泽转身就往外边走，徐然心里忐忑，不敢跟上去，也不敢不跟上，回头可怜巴巴地看了秦宣一眼。

秦宣抬脚把她踹出去：“冯总找你谈你就去。”用嘴型示意：天娱老总。

徐然一惊，随即转身就往冯泽的方向跑去。

天娱啊！天娱传媒势力多大。

走进电梯，冯泽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徐然穿着厚厚的运动装，帽子下面露出一圈纱布，大概是失血过多，脸色惨白，只有一双眼睛轻灵。

冯泽皱眉，抬起下巴示意：“还不按电梯？”

徐然连忙转身按下电梯，抿了抿嘴唇有些紧张：“冯总。”

“想要什么赔偿？”冯泽开门见山。

徐然想了一会儿，天娱老总问她想要什么赔偿啊！天娱老总哎！

“其实我也没想要什么赔偿。”

“那就是不要了。”电梯门正好打开，冯泽转身就走。

徐然连忙跟了上去：“如果你要给钱我也不介意。”

冯泽看了眼徐然，似笑非笑：“确定？只有这一次机会。”刘臻对她有意思，所以冯泽亲自跑了一趟，不然徐然这种人给他擦鞋都不够格。

徐然点头，冯泽笑了笑，往外面走去。

徐然不知道要不要跟上，冯泽走到门口回头说道：“不要钱就继续站着。”

徐然小跑着跟着冯泽到了停车场，冯泽打开车门取出一个档案袋扔给徐然：“你错过了一次可以红的机会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徐然把档案袋抱在怀里，抿了抿嘴唇要说什么，冯泽摆了摆手：“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撞上刘总，他玩残的女人绝对比你想象的多。”

徐然点点头转身就往公司走。

冯泽笑着点起一支烟，半晌吐出个烟圈，电话铃响了起来，他拿起手机看到来电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，嗤笑道：“小嫩模，纯个屁，没什么心眼，挺蠢。”

徐然走进大厦，打开袋子看到里面三把红色的人民币，咽了下口水。

一共有五万块，头上挨了一麻将子，值！

接下来两个月可以不用再到处陪吃陪喝陪陪了，徐然这么一想，抬起的步子又落了回去，有钱了还回公司做什么？

她回去收拾徐琦那个浑小子。

徐琦倔强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，十七八岁的年纪，心气儿高。徐然不陪他找工作，他脖子一梗自己去。徐然本来有些不放心想偷偷跟在后面，秦宣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徐然连忙赶去公司。

“有个试镜的机会，过来试试。”

徐琦那么大了丢不了，这试镜的机会千载难逢。

徐然打车到公司楼下就碰到往外面走的秦宣，秦宣也不废话：“小角色。不过机会难得，你不是想拍戏吗，好好演。”

“谢谢哥。”

秦宣看了眼徐然：“别说好听话，丑话说在前面，今天我给你这个机会，晚上你给我面子。”

徐然回头：“啊？”

“晚上朋友有个聚会，有劳务费。”

徐然二皮脸，也没觉得话有多难听：“都是什么人？太过分的不行。”

秦宣认真真看了徐然一眼：“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你不谈恋爱也不和男人多接触，你是有病？”

徐然扭头看向窗外，片刻后生硬地转移话题：“看路，开车不要分心。”

秦宣扬眉：“我不歧视病人。”

面试的地点是西华传媒一楼，徐然跟着秦宣往里面走，秦宣道：“现在模特行业不好混，有拍戏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，千万别再脑残。”

徐然点头，随后问道：“是什么戏？”

“不知道，人家让你演什么你就演什么，机灵点。”

“谢谢秦哥。”

秦宣看着徐然笑出了声，揉了揉她的头发：“还亲哥呢，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妹妹，打死多少次了。工作牌戴上，去吧。”

徐然戴上工作牌，摆摆手：“我先进去了。”

徐然进去才知道自己要面试的角色是宫斗戏里的一个宫女，没有多少戏份，出来没多久就被打死了。可这么个角色，就排了几十号人。

徐然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半，可能是面试的人太多主考官也有点烦了，一次五个人进去。

徐然排在最后，身后的门关上，她们五个人面对面试官鞠躬问好，坐在中间的男

人不耐烦地大手一挥：“过来拿台词，自行发挥，两两对戏也行。”他打了个哈欠：“随便演。”

徐然拿到的剧本，上面就一句话：娘娘饶命啊！

徐然转了转眸子突然扑通就跪下了，跪得太急膝盖都要碎了，她眼圈瞬间通红，歇斯底里地大哭：“娘娘饶命啊！”

其余竞争者都傻眼了。

徐然演得太投入，哭喊着：“饶了奴婢吧！”

主考官扑哧笑出了声，指指徐然：“起来吧，别演了，还会加台词啊？”

另外两个陪考官也笑出了声：“骆导，这个演员有意思。”

徐然这才站起来，一擦泪就收了。

“来来，填一份简历，留个联系方式。”

徐然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子前填表，疼得吸一口凉气。

没见过这么实诚的女孩，骆北把笔递过去，说道：“你倒是挺拼。”

“谢谢导演。”徐然听他们叫这个人骆导，可能是导演，填完表格，深深鞠躬：“谢谢您。”

“只是在考虑范围内。”骆北强调。

“那也谢谢您给我演的机会！”徐然再次鞠躬。

骆北摆摆手：“你先回去吧，回头电话通知你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徐然和其余几个人一起离开，骆北站起来按了按眉心，翻出徐然的简历转身大步往外走：“面试结束。”

“怎么了？面试和人打起来了？”秦宣出去吃了一顿饭回来见徐然还没有出来，正打算走，就看到徐然一瘸一拐地出来了。

徐然表情凝重，拉开车门撇着一条腿艰难地坐进去：“跪得太狠，腿磕到了。”

秦宣差点笑出声，拿了汉堡递给她：“吃点东西，一会儿去参加聚会。”

“我腿都这样了你忍心让我参加什么聚会？”徐然打开盒子咬了一口汉堡，已经凉了，有些腻：“吃垃圾食品发胖，哥，我胖了你会不会把我踢出公司？”

秦宣直接去夺她手里的汉堡，徐然两只手抱着狠狠咬了两大口，差点咬到秦宣的

手，死皮赖脸道：“你都给我了。我不想参加什么聚会。”

秦宣放开她，启动车子：“不想去也得去，少废话，我给你买件裙子。”

“我没化妆。”徐然真不想去，她最近没有那么缺钱，“你看我多丑！”

“还想有试镜的机会吗？”

“我素颜是不是也挺好看的？”徐然见风使舵。

秦宣把徐然的脸推开，车子倒出去开上主道，说道：“既然答应了去，就别掉链子。”

“好的，秦总。”

秦宣开出去一段距离，忍不住说道：“演戏主要是演，你那么实诚做什么？下跪能跪成残疾我也是服气。”这蠢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真是愁人！

徐然在半道打电话给徐琦，很快那边就接通了，徐然问道：“找到工作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怎么了？”

“晚上自己出去买点吃的，抽屉里有钱。”

“你晚上不回来吃饭？”

“忙，得加班。”徐然说道，“你给家里打个电话，省得妈担心。”

“知道知道。”徐琦不耐烦地挂了电话。

徐然耸耸肩把剩余的汉堡吃完擦了擦手，说道：“哥，我们公司要保安吗？”

秦宣看了她一眼：“谁？多大？”

“我弟，十七岁马上就十八岁了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你有没有什么朋友的公司招人？”

“你弟长得怎么样？”

“和我很像。”

秦宣看了眼徐然，说道：“我有个朋友开酒吧的，店里要陪酒的男孩，年纪小没关系，嘴甜会哄人就行。长得像你那应该不错，能卖上价。”

徐然皱眉：“你别开玩笑，我现在愁着呢！”

“让他滚回去上学，只有这一条路，人生没有那么多捷径。”

“我也想啊。”徐然挽起裤腿看自己膝盖上的伤，乌青一块，按了一下疼得她整个人都清醒了，“我都这么拼命了，人家剧组会要我吧？”

“后天内衣秀，你这模样怕是去不了了，这个戏不行再去别的剧组面试。”

徐然转了下眸子，摇头做痛心疾首状：“真是遗憾，都是钱啊。”

秦宣给徐然挑了一件白色长裙，仙气十足。徐然身材高挑，及腰长发散下去能遮住脑门上的疤，看了眼镜子中的自己，默默感叹，长得可真好看啊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别磨蹭。”